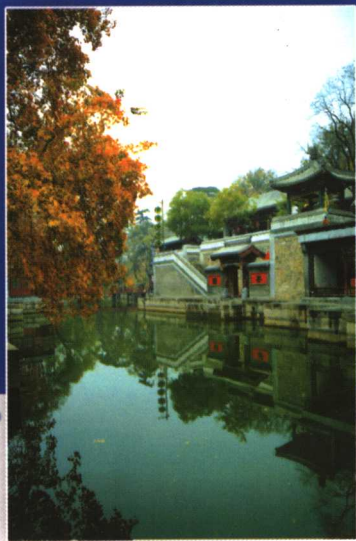


海岸线文丛



梦系家山

陈亦武◎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海岸线文丛

主编：刘德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梦系家山

陈亦武◎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系家山/陈亦武著.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3

(海岸线文丛) ISBN 978-7-80702-509-2

I. 梦... II. 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6191 号

Mengxi Jiash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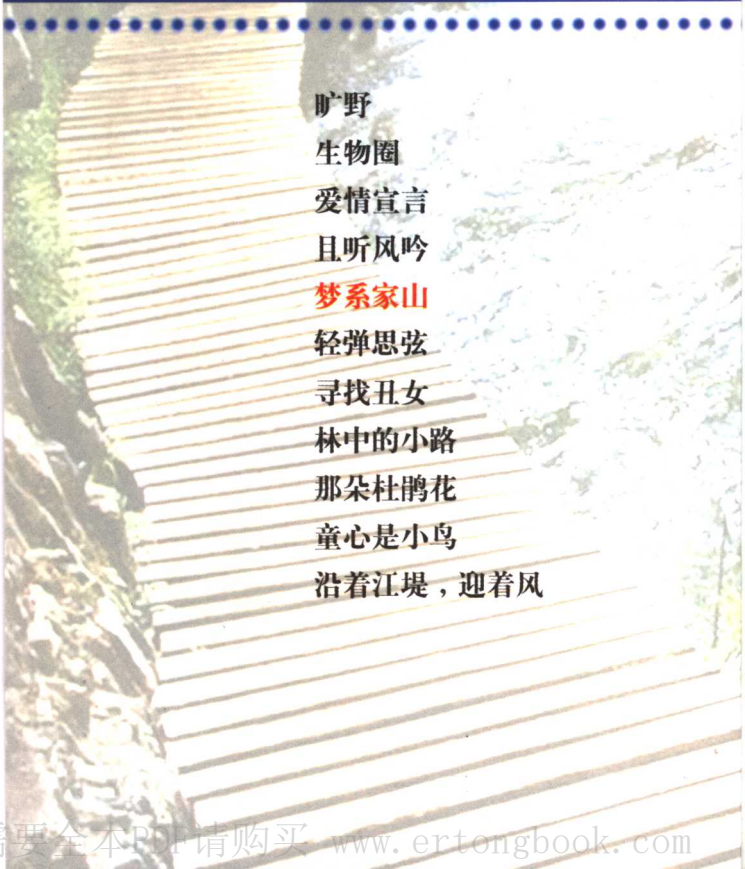
- | | |
|------|------------------------|
| 书 名 | 梦 系 家 山 |
| 主 编 | 刘德吾 |
| 责任编辑 | 高原媛 |
| 封面设计 | 李岩冰 张珊珊 |
| 版式设计 | 王丽洁 |
| 出版发行 | 吉林文史出版社 |
| 地 址 |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
| 网 址 | www.jlws.com.cn |
| 印 刷 | 长春市新世纪印业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50mm×1168mm 32 开 |
| 印 张 | 4.75 |
| 字 数 | 105 千字 |
| 印 数 | 1-3 500 册 |
| 版 次 | 200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110.00 元(本册 10.00 元) |
| 书 号 | ISBN 978-7-80702-509-2 |



作者简介

陈亦武，浙江苍南人，1963年7月出生，大学中文本科学历。做过中小学教科研及地方志编纂工作。著有短篇小说集《雾村》。现从事苍南县教育局灵溪学区人事工作。

海岸线文丛



旷野
生物圈
爱情宣言
且听风吟
梦系家山
轻弹思弦
寻找丑女
林中的小路
那朵杜鹃花
童心是小鸟
沿着江堤，迎着风

目 录

MULU

卷一 雾村往事

- 3 旧时溪山梦内寻
- 8 难忘那夏夜蓬鼓声声
- 12 又到家乡柿子红
- 16 怀念家乡的芥菜
- 20 麦芽糖的记忆
- 26 街坊人家皆饲鸡
- 33 漫话家乡索面
- 39 烧柴灶
- 45 做饭·烧火
- 50 烧火柴
- 55 水缸
- 61 炊烟
- 65 哦,那远去的山旮旯小学
- 87 伯伯
- 93 老八仙

卷二 心迹留痕

- 103 伤心酒吧

106	卖唱的小女孩
109	耶和华,请赐予我智慧
112	梅花树上的小蜜蜂
116	云南行
135	蒲城二章
137	谢希川,我的好兄弟
140	为儿童创作是一种责任
143	儿子,愿你成为那只隼雕
145	雾村,我永远的家

卷一 雾村往事

CHAPTER ONE



旧时溪山梦内寻

我的家乡藻溪，地处浙闽边界，最早的县治平阳始建于晋太康四年（公元283年），历今一千七百余年，古东瓯之地，属吴越文化范围。1981年，苍南县从平阳析出，县治设在灵溪镇。在苍南县的行政区划图上，藻溪正好位于它的腹部。

藻溪附近的地形以丘陵、小平原为主。过去由于溪水经常暴涨、泛滥，少有人住。清乾隆（《平阳县志》）称燥溪，表示溪水雨后暴涨，久晴即干，故名。清中叶，当地民众筑坝拦水改造溪床，遂溪水长流，藻类丛生，燥溪也就更名为藻溪。与此同时，随着矾山矾矿的兴起，藻溪即成了明矾出口的一个重要中继站。那时候，灵溪至矾山的公路尚未开通，陆路运输就单靠着浙闽的驿道。明矾“经南宋，下险口，转藻溪，从藻溪的二七、二八埠头改水路运往敖江，再到温州，由当时所谓的‘火烟船’（大轮船）运往国外”。（周功清《藻溪的变迁》）至今，吴家园水库至南宋的驿道尚存。驿道险口段的“洞桥建于清乾隆56年（公元1791年），桥长60米，宽3.4米，高30米，用不规则石砌成，单孔拱形桥。桥身高跨在两山的涧间之上，险峻壮观。桥旁有一澈湖，几十米高的宽阔势猛的瀑流直挂而下，落入潭中，溅起一堆堆雪白的水沫，蔚为壮观”。（《苍南旅游》）

在我刚刚开始记事的时候,还能不断看到一队队的挑矾工穿着草鞋,披着坎肩,撬着柱脚(一截木棍,挑担时一端撬着扁担,用一个肩膀做支点,使两肩吃力均匀。放下担子时,又可以用来支撑扁担),从上九堡方向逶迤而来。

我的老家住在横街。街道两旁大都是历经上百年的两层木结构楼房,其间也夹杂着不少的单层木结构矮房,街道以石板或卵石铺成,经长期的草鞋踩磨,每块石头都显得油光发亮。

横街是挑矾队的必由之路。我家门前的石阶有两级,每一级石阶都与同排房子前的石阶整齐地连缀在一起。因而挑矾队每次在此歇脚时,总是一字儿排开地坐在我家门前的石阶上,抽筒水烟,打一碗隔壁莲英表伯母施舍的茶水,然后领头的用柱脚在街面上使力地顿了一顿,柱脚尾部的护铁碰击着卵石发出一声脆响,挑矾队就又齐刷刷继续上路了。

听老一辈人说,藻溪的繁荣,乃至鼎盛,全都得益于矾山的明矾和这些普通的挑矾工。有了明矾,才有了挑矾工,才有了古驿道上络绎不绝的行人,才造就了藻溪先辈们千载难逢的商机。一时间,藻溪街道两旁商店林立,店号竞奇,商业气息一派浓厚。

不过当初藻溪农产品和水果——烟、茶、甘蔗、西瓜、柿子、枇杷等也是远近闻名的。这些农产品和水果的盛产,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动着当时的藻溪经济,使藻溪的商业发育更趋于成熟。

当然,明矾也好,各种农产品和水果也好,它们要从大山的深处走出来,便都离不开藻溪的溪了。

在我居家的东西两侧,分别各淌着一条清澈的溪流。两溪之间相隔约200米。东边叫大桥溪,西边称九堡溪。

大桥溪源自东、西两溪。东溪久晴无水,西溪流长。大桥

溪的水流经流石往肖江,明矾的水路运输便在这条溪进行。最早在溪南岸临水的一面先形成了半月街,隔溪相望凭渡船过渡,后架过竹桥、木桥,均不牢固,台风季节,一涨水,桥即被冲垮。再后,春和章氏倡导建造大石桥,建成后取名“泗州桥”。至1972年,又在上游建成一座水泥公路桥。大桥高踞山边的溪上,南北走向,在桥上往下游眺望:清溪,古榕,长桥,嬉鸭,二三闲人,远处“公婆石”隐约可望。那道景观即是周功清君为我拍摄的小说集《雾村》封面,也是现今张延银君为我做的博客的背景图。

我的祖屋“陈长仁”毗邻“泗州桥”,后门临溪,后院两柱间刻有一对联:“近山水居其人多秀,有诗书气生子必贤。”这副对子出自于我小太爷爷陈瑞伍先生之手。他是藻溪公是小学的创办人,清庠生,曾任南港地区的自治会董事长。

九堡溪发源于上九堡的古井头,那里有一口一米见方的“古井”,从地底下涌出一股喷泉。沿溪下来,还有无数的小泉眼在昼夜不停地喷涌着,使小溪的水流由缓到急,蜿蜒而下,源源不断地注入到“百丈井”,最后汇入到大桥溪。

九堡溪溪底的淤泥里流沙上长满着一条条长达数米的如柳叶般的水藻,随着溪水的流动飘舞不停。游鱼藏匿其间,若隐若现。每年的四五月间,是田楞鱼(家乡人对小鲫鱼的土称)旺发季节,我们下学归来,偶尔发现有较大的鱼群,便禁不住心头的痒痒,立马脱掉脚上鞋袜,乒乒乓乓地跳入小溪中,拼命地追逐着小鱼。小鱼没有防备,突然受到这样意外的袭击,便忘命地逆流逃窜。有的一慌张,急急将身体插入溪底的淤泥里,我们正中下怀,弓身用手探入溪底还泛着泥浆的部位,一下子就逮住了这些惊惶不安的小生灵。那些小鱼在我们的小手掌心里竭力挣扎着挣扎着,由此传导过来的一阵阵痒丝丝的酥麻

感,使我至今还忘不了。同时因为我们把溪水给搅浑了以后,招来了下游洗衣洗菜妇女的一顿恶骂,骂声里恨恨的,有点儿咬牙切齿,这使我至今也忘不了。再又因为那年头我们本来就是一群不讲读书的小无赖,在这种情形之下回报几块溪底的淤泥,还应该算是比较温柔的,于是那臭烘烘的淤泥在这班妇女身上开花的情景就更使我至今也还忘不了了。

九堡溪的水由于是来自于地底,一年四季便都始终保持着一种恒温的状态。其水夏季冰冷,丝丝凉意,沁人心脾;冬季温暖,溪面水气蒸腾。按诗人友来的话讲:那一阵阵扑面而来的雾气,让你想看又看不清楚,想看又看不彻底,一会儿由于阳光和冷风的扑打,现出清澈的面目,一会儿又重新聚拢,把你带入朦朦胧胧的幻境。这便是九堡溪冬季的雾。

在两溪水流汇合处,再往西北方向沿溪畔的竹林小径步行十多分钟,“一座形似双狮的山前,赫然耸立一棵高达 70 多米的巨大石柱,形似一对老翁老妪拥抱”,这便是上面提到的有名的“公婆石”了。在我儿时,有一位名叫阿富的道人,四处募捐,“在公婆石的石崖上,建成一座石门道观,半为石室,半为悬楼,镶嵌在险峻的石崖上,高三层,约近 20 米,充满了奇、巧、险。”(苍南旅游)我的爷爷陈孝先先生在临终前题赞了藻溪的公婆石:

吾乡山水擅清奇,自古旧闻永见之。

知是公婆夫妇事,冰肌莹骨不为疑。

又:

嗟尔公婆苦又难,风霜雨雪不知寒。公是铁石心

肠，婆乃冰肌玉骨。两人处境相同，感情一家恩爱。世界上没有如尔俩的巨人。大地风光，天然佳偶，与天同不朽。

以上寥寥数语即是爷爷留给我的最后遗墨。

三十年沧桑变幻，公婆石上形如老妇簪花的无名树听说有一段时间已经枯萎了，不知现今是否已恢复了葱茏？而东溪一带山上突兀美丽的巨石，因连续遭受无节制的开采和破坏，如今面目全非，枉费了万千年来天地的造化之功。老街的石板路是在八十年代末才浇成水泥路的。在更深夜静的时候，那哗啦哗啦的挑矾队草鞋声是早就听不到了。由于矾路不从藻溪经过，水路也渐不畅通。平原引水后，西溪水改道流向江南平原，大桥溪的水也就不如从前那般的清澈和丰盈了。近年来，藻溪新街道倒是开辟了不少，单是为了“兴洲街”的建设，居然把原九堡溪溪床填了建房，把新挖的一条窄窄的新溪搬到了房子的后面。朝向上九堡方向的“涌泉街”和“文兰街”，将一条好好的九堡溪两边夹紧，使溪流变得很窄，加上排污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水藻和小鱼俱都难得再见到了。

藻溪的山已不再是原来的山。藻溪的溪也已不再是原来的溪了。我想，什么时候县志的编纂者又该要考虑把藻溪改写成什么样的“溪”才更加贴切？反正，儿时的溪山早已无存。我那旧日的藻溪，只在我的心中，只在我的梦里。

难忘那夏夜蓬鼓声声

蓬鼓,又名鱼鼓。县志对它这样介绍:流行于苍南县西部灵溪、藻溪、桥墩、矾山、马站、赤溪等讲闽南话地区。乐器只一鼓一拍,鼓为一截长80厘米、直径10厘米的毛竹筒,一端蒙上猪油膜。唱时以四指轻拍,则发出“蓬蓬”的声音,故称“蓬鼓”。拍为一对长10厘米的竹片,有加强节奏感与增强气氛的作用。唱、表、白纯用闽南话。以唱为主,表白不多。唱词基本是七言句,但不严格押韵。

在我的记忆中,家乡人都非常喜欢蓬鼓,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一年之内,蓬鼓声此起彼伏,延绵不绝。那时候,文娱生活贫乏,人们唯一能够用来消闲的娱乐便是去听几回蓬鼓。蓬鼓成了家乡人生活的一部分。当然,这部分的生活是属于精神上的,怎么说也要比吃饭穿衣高一个层级。

由于蓬鼓广泛受到喜爱,唱蓬鼓的艺人就顺理成章得到了人们的敬重。开始时,人们称呼唱蓬鼓的艺人为“先生”,以后大概觉得他们大都文化不高或是盲人,又改口称“蓬鼓仙”。“蓬鼓”加“仙”的称呼,到底是褒还是贬?使少年的我感到十二分的费解。但从人们的态度上看,我判断这应该是一种尊称才对。我对这班人的印象很深,至今回想起来,能让我记住名

字的蓬鼓仙就有瞎子连瞎子涨兄弟、蓬鼓松、蓬鼓彩、猪母琴等一大串的人。估计他们大部分已经作古，即使健在也早已把艺事荒疏了，我想。

唱蓬鼓一般在夏夜居多。夏天，天气炎热，各家蜗居着两层楼木结构的矮房子，那年代的女人又大都是母亲英雄，下的崽多，矮房子内人头攒动。当时没有现在的空调或电风扇消暑，连照明的电灯也没有。每天一到太阳落山，街道两旁的居民先用一桶水将自己家门口的地面浇湿，等热气散发完后，将自家店门的门板一端架在长椅上，一端架在自家的门槛上，有竹板的架上竹板，小孩没事先爬上去，大人劳作完家务也上去。女人一般都提着一把蒲扇，既为自己扇风纳凉又可为睡着的儿女拍几下大腿驱赶蚊虫。就这样大概要挨到午夜12点以后才勉强可以进屋睡觉。进去前，女人抱小孩，男人上店门，一家率先行动，其余各家便也受到了传染，俱都纷纷行动，眨眼间，街道两边店门紧闭，街道上空落落的，阒无一人。

这种天气延续了几天下来，那些躺在自家门板上的男当家便有些不耐烦起来，当中有人提议请个蓬鼓仙来唱几回蓬鼓解闷，大家心思大致相同，便有人应和，便有人付诸行动。

唱蓬鼓需要选择一个宽敞的场地。那时，老家横街的广和内便是公众认同的唱蓬鼓好地方。广和内是解放前国民党乡长的旧宅。土改时厢房分给无屋的贫农居住。堂屋一直空着，平时堆着稻草和农户家里放置不下的物什。遇上唱蓬鼓的日子，各家都自觉地将一应物什清理回家。腾空出来的堂屋往正中放一张八仙桌或小卖摊的底架什么的，形成一个台子，再往台子上放一张竹交椅，蓬鼓仙登台一坐，拍敲响蓬鼓与竹拍子就可以演唱了。

记得那晚邀请的蓬鼓仙恰好是瞎子连。大人们都说瞎子

连的蓬鼓竹大支，意思是说在同行中他的技艺最棒。因而，未等瞎子连登台坐定，街上已有不少男女老少离开了自家门前纳凉的门板，拖着一张竹交椅，摇着蒲扇，紧挨在台子前坐等。在听众的外围，这时已摆起了卖牛油渣的八角担和卖凉饮仙草水果烟什的小卖摊。卖贩在摊头点起玻璃罩子灯，与台子前的几根蜡烛相映照，多少也算改善了一点场内的照明。

瞎子连终于在众人的搀扶里上了台子，慢条斯理地在怀里抱稳蓬鼓，再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片竹拍子，接着就由慢到快地敲起了蓬蓬巧，蓬蓬巧，蓬巧蓬巧蓬蓬巧。

瞎子连坚持毫无变化地敲响着一阵蓬鼓，一对失明眼珠子上下的眼皮随着蓬鼓和竹拍子的节律有规则地眨动着。

台下的听众居然一点都不着急。会抽烟的点起一根烟来，并不忘分递给旁边的熟人。年龄稍大的便继续打着自己的瞌睡，涎水从嘴角淌下来，滴到地上，拉成一条长长的线。

瞎子连终于开口演唱了。先起了一段词头，内容是毛主席的七律《长征》，接着表白了一阵，报出即将演唱的正本传书为《扫北》，然后挺直腰身，拉开架势有板有眼地开唱起来。

蓬鼓仙张口一唱，台下立时鸦雀无声。

瞎子连端坐在台上，随着传书故事情节的展开，一会儿他君临天下威风凛凛；一会儿他充当下人摇尾乞怜；一会儿他豪情万丈，大将军登高一喊，应者云集；一会儿他柔肠寸断，豪门怨妇蒙冤未雪，珠泪涟涟……瞎子连主宰着全场众人的喜怒哀乐。一根蓬鼓，两片竹拍，幻化着无穷的人生百态和沉浮沧桑。

一晚上的蓬鼓一般唱三个回目的传书，唱完一本传书，要用上半个月或二十来天的时间。

《扫北》直唱到有一个晚上，记得正处在一个最关要时刻，瞎子连惟妙惟肖地描摹着一次战斗的惨烈场景，传书的主